

# 千年檜木林

能在原始森林仰望千年檜木雄壯高聳的樹身，是一種震懾而又近於「幸福」的生命經驗。站在盤根錯節的林地，蓬鬆的腐植堆如多層疊砌的彈簧墊，人們不得不因戒慎腳步而心生恭謹。

文、圖／潘新格

## 偉

大的人類」常以「人定勝天」、「勇者無懼」自期，這款「自期」固可輔助人們克服若干困境、衝破某些險阻，卻也時常造成大自然的慘境，特別是使受制於地形地貌的動物和植物無端遭受殺戮。人類下手恁般無情，不僅絲毫不覺虧欠，在經濟掛帥和開發有理的大旗下，甚至尚被「人定勝天」的豪氣所激發，乃至還認為是「對社會、民族、國家或全人類的福祉做出了重大貢獻」。當然，也有人表示：「那是有歷史因素的；然則自該以

不同時代的價值觀下其是非判斷。以古薄今固不正確，以今薄古也欠公允。」

都說伐木砍柴是為經濟、為生活；但誰人又有權砍伐「與孔子同年出生」的老樹？又誰人能下令結束三千年巨木的生命？

種植的工夫數百倍於砍伐之力；若砍伐政策和執行者，連基本的對等工夫也不肯下，則該當何罪？

棲蘭山與太平山原生檜木林的保育，是長遠價值與短期利益的衝突，是生命美感的抗衡，也是史觀的抵禦。

從二〇〇〇年以來，催促「棲蘭山檜木國家公園」成立的呼聲，便始終沸沸揚揚。曾由宜蘭縣環保聯盟為主的一群民間人士，結合了產、官、學的各方贊助，向宜蘭縣政府陳情、向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宜蘭森林開發處「挑戰、辯駁、質詢」、在立法院舉辦公聽會、並透過多種傳媒向民眾告知。

宜蘭縣環保聯盟訴求「棲蘭山檜木國家公園」儘早成立的原因在於：該山脈一群落的兩三千年檜木林；之所以能再三逃過砍伐命運，至今倖存，僅在於該處交通不便、載運困難。而唯有透過中央層級的「國家公園」

場歸屬任何單位，對於現今員工的安頓，和原有種種福利，都列入優先考量才行。

棲蘭山原始檜木林處於宜蘭、新竹與桃園三縣之間，若成立「棲蘭山檜木國家公園」，其中所牽涉的水利局、農業局、或私人產業等等問題，都必須再行洽商並做詳細規劃。其中，牽涉最近的宜蘭縣大同鄉居民更是憂慮在先：「一旦成立國家公園，大同鄉原住民，在世居山林間的進出往來，將更不便利，特別是傳統產業的狩獵和山產，其限制必將更為嚴苛。」因此，他們對工作權的受限提出異議。

宜蘭縣環保聯盟以現行國家公園運作權式認為：國家公園的成立，可促使當地少數原住民的職業轉型，更可為多數原住民創造新的就業機會，比如巡山員、風格商店營業權、保育員……等。

### 檜木國家公園

如今，「棲蘭山檜木國家公園」成立的外部活動，漸移往檯面下，這一「沉潛冷靜」的時期，或許也是可以供各角力團體深刻思考、全面觀照的良機。

趁此，我們不妨也回顧一下：宜蘭縣境內，另一曾經以盛產高級檜木聞名的太平山林場，從它豐富蘊藏的千年檜木，如何在人工全面開採和機械快速砍伐下的百年歷程，看它創造了多少工作機會，創造多少經濟利潤，也為宜蘭「造就」出多少水患洪荒！

一八九五年，日本治台元年，日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設立林務課，著手台灣林木登錄及採伐前置作業，阿里山及八仙山林木隨遭砍伐。



位於桃竹宜三線的鷺鷥湖，四周林木蒼鬱，別具美感。(攝影／陳啟明)

機制，才能保護這群生機仍旺的千年檜木，不在木材價格上漲的誘因下慘遭「滅族」之禍。

在環保人士眼中，這批倖存的千年檜木群落，是台灣的歷史資產，是不容毀損的台灣文化財。他們強烈懷疑：宜蘭森林開發處，可能假藉處理「風倒木」的單行內規，「關起門來」把神木群落「處理掉」；屆時再來抗議，就已太遲了。

棲蘭山林場管理單位的退輔會宜蘭森林開發處則表示：對於「可砍、不採、可鋸的風倒木」有嚴格認定。風倒木若不砍除、搬遷，對森林復育未必有利，何況，宜蘭森林開發處營運重心，已轉向旅遊及新生林復育發展。無論棲蘭山林

太平山檜木與羅東民衆生活休戚相關，雖已停伐30年，仍令人懷念，常成為活動儀式之一。



一九一四年，日人為平撫宜蘭山區泰雅族民，於舊太平山（嘉羅山）設林務辦公室、醫務所及小學校。然後便正式開採太平山的千年檜木。

一九一六年，於宜蘭濁水溪（蘭陽溪）下游，沿宜蘭川設圓山貯木場，並依泰雅族語「眠腦」，正式將之譯稱為「太平山」。

一九一七年，於泰雅族部落設立教育所，教師由太平山駐在所警察擔任。泰雅族人參與林班測量助手及林務週邊工作，原住民保有狩獵範圍。

一九一八年，日人設立太平山神社；太平山林場已具相當規模。

一九二一年，林管所與電氣會社合建土場至天送埤林管所鐵道，與台南製糖會社合建天送埤至歪仔歪鐵道，管林所宜蘭林務課由圓山移往羅東，羅東關建大型貯木池。

太平山檜木的砍伐，因交通運送便利，積極提高產量。

一九二四年，連結歪仔歪至羅東鐵道；太平山森林火車全線通車。人員和食物運補快捷，木材載送量大增。

一九三五年，山地運材改由軌道和索道連接，機關車往來太平山深山，蹦蹦車聲，劃破寧靜山谷，太平山景觀大幅改變。

一九三七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台灣成為日軍資源供應地，太平山林場繼續砍伐上等檜木。

一九四五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日本敗戰，日人退出台灣。太平山林場改由中國國民政府接收，日本神社改奉鄭成功及媽祖。

一九五一年，太平山林木由森林開發處大舉砍伐，年產量達十九立方公尺，創下空前記錄。多數良材外銷賺取外匯。羅東木材加工廠林立，半數鎮民的頭路皆與木材業相關，每縷炊煙皆富含濃濃檜木香（檜木屑做成原子炭，以供燃柴）。

一九五二年，太平山村場員工及眷屬多達三千餘人，各式商店十多家。另有醫療所、聚會所（中山堂）、學校、公共浴池及茶室等公共場所，儼然一深山繁華城鎮。

一九五三年，農曆三月二十三日，媽祖出巡，繞境太平山區。海上女神的香煙，裊繞於檜木林區，蔚為一代奇觀；各家戶以流水席宴請來自宜蘭、羅東、三星等地的賓客，更洵為當年盛事。

一九七六年，太平山千年檜木砍伐殆盡，太平山森林遊樂區開始著手規劃。

一九七九年，太平山森林鐵道七場至羅東段盡數拆除。

一九八〇年，台灣林務局營運目標由生產單位轉為觀光遊樂、生態保育及水土保持、防洪等「型態」。

一九八九年，太平山森林遊樂區正式營運。

源



南方澳漁村  
油畫  
1974

圖/施並錫  
文/李欽賢

年輕時的施並錫，攜帶簡便的水彩畫具到南方澳寫生，當年算是中程旅行，必須在旅館泊宿一晚。來南方澳，難免會望著蘇花公路的起點興嘆：何時能有一趟遠征蘇花公路的壯行呢？

他畫這幅畫時，是蹲在岸邊，將調色盤置於繫船柱上。沒想到，圍觀的小孩子愈來愈多，竟把放在調色盤上的水彩筆擠落海中。彼時他曾逛進賣店看貝殼，卻發現每隻貝殼上都塗上顏色，為什麼人們總愛違反自然卻將這種行為稱為「改造自然」？這似乎也成為施並錫日後創作的一大省思課程。